



老外夸父上海追日能否梦圆

后天,壮观的日全食大戏即将开演。除了吸引数万市民,也吸引了众多老外来到中国。他们当中,不少属于“Eclipse chaser”(日食追逐者)族群。犹如古代神话的夸父,为了追逐日食,他们不惜围着地球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。

来自德国的瑞可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追逐者。为了那令人窒息的瞬间,他去过南极、非洲大沙漠、南太平洋、戈壁滩……不仅如此,他还和好友一起创办了“日食城”,召集来自全世界的Eclipse chaser一起追逐梦想。

此番他们把初定观测点定在了上海。然而,上海那天下雨的可能性很大,瑞可和伙伴们这几天正在搜集各方资料,希望找到更合适的“追日”地。

本报记者 胥柳曼



谈到即将到来的日全食,瑞可脸庞洋溢着喜悦。

本报记者 杨磊 实习生 贺佳颖 摄

宇宙中,到处充满着神秘,只不过,我最喜欢月亮与太阳交汇的时刻。只要你看过一次日食,你就一定想看第二次……我想,这个是会上瘾的。

——瑞可

在日食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,我躲在摄影机的镜头背后静静等待。如果有鸟儿在月牙般的太阳前飞过,我会立即按快门将它定格。但这种机会,可遇而不可求。

——瑞可

来上海已经两个星期了。除了去环球金融中心喝过一次咖啡,瑞可几乎就没有出过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大门。

随着7月22日的日全食临近,瑞可和同事们的奋战也进入了倒计时。作为一家专业的日食观测公司,他们为此准备了一年。半年前,经过一番考察,他们把观测点选择在了上海。

当记者走进酒店一楼大厅,左侧的一处休息区已经被瑞可临时改造成了办公区。宣传画上,英文日食(Eclipse)的首字母,被设计成了月牙和星星。“宇宙中,到处充满着神秘,只不过,我最喜欢月亮与太阳交汇的时刻。”瑞可微笑着说。

谈起他的日食经历,记者发现虽然次数并不多,但几乎每一次,都是一段神奇的探险。在世界最寒的南极、在炙热的非洲大沙漠、在浩瀚无际的南太平洋、在明代古长城边的戈壁……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。“只要你看过一次日食,你就一定想看第二次、第三次。……我想,这个是会上瘾的。”

在瑞可看来,2008和2009年两次壮观日全食都在中国发生,对于中国人来说,简直应该感到无比幸福!由于要筹备策划日食活动,去年的生日,是在甘肃的嘉峪关度过的。而今年7月18日,他的生日在上海度过。“看来,我和中国很有缘分。”

在南极的午夜,当巨大的阴影从你的头顶覆盖地平线上的黑球闪着桔红和绿光,我知道,我彻底沉醉了。严寒、暴风雪、照相机报废、一路颠簸的辛苦……在刹那间全部化为乌有。

——瑞可

2003年11月23日,对于瑞可来说,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。

那一天,南极地区出现了南半球有记录以来的首次日全食。而他和80多名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们一起,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在南极大陆观测日食的目击者。

“11月在南极是夏天。尽管如此,那天的气温仍然只有零下27℃。”瑞可至今还记得,那次的观测点,位于北纬70度,东经11度。

一路上,坏消息不断:轮船燃料气囊出故障,持续的暴风雪迫使飞机行程延误了36个小时,营地的主帐篷被吹翻,还要随时预防卡车的轮子陷进狭长的冰隙……最让瑞可感到沮丧的是,低温下,他所携带的照相机“罢工”了,备用电池也“歇菜”了!

唯一的好消息是:赶紧慢赶,终于在日食之前7小时,大家赶到了目的地。并且,天恢复晴朗。

午夜如期来临。极昼的南极大陆,天依旧亮亮的。不过,太阳高度很低,比地平线仅仅高1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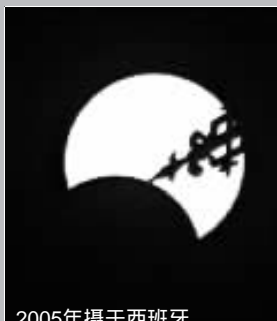
日食开始了。

月球所造成的巨大阴影像波浪一样,从东面的天空扑面而来。渐渐地,覆盖过瑞可头顶,覆盖了大半个天空,直至从地平线穿越到另一处地平线。再看看太阳,小半个身子“藏”在了地平线上凸起的山峦之下。一点点,正被月球“吞噬”。再过了一会,雪夜里出现了一枚“金色的戒指”。“瞧,钻石环出现了。”人群中有人叫了起来。紧接着,令人激动的“黑日”出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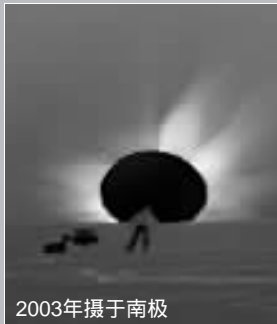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时的太阳,就像黑球。周围,日冕散发出长短不均的光芒,像天使的翅膀。有些地方是桔红色,有些地方是红色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,居然还有绿色,知道吗?是那种很好看的祖母绿。”虽然没了相机,但那维持了78秒的奇观,深深印在瑞可的脑海里。

一向自认为碰到任何事都冷静而理性,但那一刻,瑞可彻底沉醉了。冻僵的手脚、暴风雪、相机报废……刹那间,所有的艰辛和苦难全部化为乌有。瑞可一再向记者坚称自己没有哭,不过在现场,他看到很多观测队员都哭了。

在荒无人烟、白雪皑皑的南极大陆,大家互相拥抱、欢叫、跳着胜利的探戈。



2005年摄于西班牙



2003年摄于南极



2006年摄于利比亚

瑞可供图

2006年3月29日,北非利比亚。这个国家的东部连同埃及的西南,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漠,那里一年大部分时间没有雨水,对于日食追逐者来说,这是再好不过的观测条件。

伴着欢快、急促节奏的非洲鼓声,怀着对240秒“黑日”的憧憬,瑞可和ROB一起,带着数名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乘着军用直升飞机,进入沙漠。

格林尼治时间7:45,日食开始了。太阳高度为67.3°,非常理想。观测镜里的太阳,此时更像一轮月亮。慢慢地,开始变小。突然,摄影机的镜头里,出现了一只老鹰。扑棱着翅膀,高踞,高踞……引来人群一阵惊呼,瑞可扶着三脚架的手,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

在日食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,他躲在摄影机的镜头背后静静等待。如果有鸟儿在月牙般的太阳前飞过,他会立即按快门将它定格。但这种机会,可遇而不可求。

老鹰缓缓从太阳的左下方,沿着轮盘的外弧,朝左上方划出一道曲线。柔和的阳光里,月亮在移动,黑影在移动。大约四五秒后,消失在镜头里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!”事后,当瑞可将这段录像与好友们分享时,很多人都认为,那幅沙漠飞鹰的画面,要比“黑日”来得更美、更壮观。

其实瑞可清楚地记得,类似的镜头早在2005年就出现过。那年11月,在西班牙马德里日环食期间,他在阿尔穆德纳大教堂前使用相机拍摄,好几次,娇小的麻雀从“残缺”太阳前掠过。只可惜,按快门的总是慢一拍。

不过,坏事有时也是好事。就在瑞可苦等鸟儿时,突然发现,教堂的屋顶剪影,正好映在了太阳之上。教堂顶端那个欧罗巴风格的塔尖,似乎直刺正在“吞噬”太阳的月球。

按下快门,一幅经典的日食之作诞生。

日食观测的地点有很多选择,但要考虑太多的因素,尤其是天气。我梦想将来能上太空观测日食,其实在太空,只要给我6分钟就足够了。

——瑞可

瑞可自认为和天文爱好者不太搭边。他曾做过电子机械师,学过MBA,然后为一些政府机构和知名跨国企业做项目咨询。直至2002年,好友ROB邀请他参与一个项目——组织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,去南极看日食。而在经历了南极之旅后,瑞可发现自己跟ROB一样,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看日食。并且,一个主意在脑中形成。“全世界有这么疯狂的日食追逐者,但限于各种条件,往往只能单兵作战。为什么不创造平台,把他们组织起来去世界各地看日食?”

两人一拍即合,于是,“日食城”诞生了。迄今为止,NASA(美国宇航局)科学家、欧洲天文爱好者联盟等都曾经加入过日食城的观测团队。

然而,让记者惊讶的是,打理

这家公司竟然不是瑞可的主营工作。他的正职仍然是做管理咨询。“成立日食城,是希望人们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下,看到最长、最壮观的日食。因此从经济学角度上说,这不是赚钱,而是烧钱。”在他看来,每一次大型日食活动结束后,能得到世界各地日食追逐者的好口碑,就是最好的奖赏。

针对周三上海可能下雨的性情况,记者获悉瑞可已经做好了数套预案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并不确定那天会继续呆在上海。也许会飞往其他城市“逐日”。

正因如此,瑞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在太空观测日食。“这样,就不用考虑天气了。而在太空,只要给我6分钟欣赏‘黑日’和‘贝利珠’就足够了。”